

下午三點，橡樹街17號。

貝雷絲脫掉軍禮服外套，正要換下襯衫時，聽到玄關傳來聲響。

從臥室探頭一看，艾黛爾賈特也到家了。

這陣子是期末考週，今天早上貝雷絲前往軍部前，先開車送她去賽羅司學院。

她早上跟下午各有一場選修課的考試，不過……

貝雷絲看看壁鐘，下午那場考試應該剛結束才對。

「艾爾，妳提早交卷了？」

「嗯，我想先到家給妳驚喜，沒想到妳已經回來了——授勳儀式那麼早結束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放好背包，淡淡掃她一眼，轉頭進了浴室。

貝雷絲跟到浴室門口，倚著門框觀察她洗手洗臉、順便重新打理頭髮。

她從小養成的習慣，到現在還是沒變。

「後續流程不用我在場。」貝雷絲淡然回答，微微一笑。「我現在看到妳也很驚喜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艾黛爾賈特透過洗手台上的鏡子，看見貝雷絲笑著點頭，不由得被她的愉快感染了。

「好吧，我決定不跟妳計較了。」

貝雷絲怔了怔：「計較……什麼事？」

「不讓我這個家眷旁觀妳的授勳儀式，非叫我去參加考試的事。」

艾黛爾賈特跟貝雷絲提過兩次，她很想去看貝雷絲今天在軍部的授勳儀式。

但儀式和考試時間重疊，貝雷絲兩次都回答「去考試比較好」，艾黛爾賈特就沒再提了。

「我聽說……妳這兩門課的期末考很重要，考試分數佔總成績四成。」

「聽誰說的，這麼詳細？」

「授課老師。」

「哦？院長主動跟妳說的？」蕾雅就是那兩門選修課的授課老師。

「我去問的。」

「呵呵……我有告訴過妳，我進入學院的真正動機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並不在意出勤率跟分數，因為她只是要以學生身份接近貝雷絲。

「我知道，但我還是希望，儘量不要破壞妳目前的完美紀錄。」

貝雷絲進一步解釋，另一方面，蕾雅對軍部的影響力深藏不露，考慮到弗雷斯貝爾古家族企業的軍用品訂單，艾黛爾賈特在蕾雅面前保持高度評價也會比較有利。

「授勳儀式沒什麼，真正重要的場合，我一定會帶妳出席。」

「唉……貝雷絲，妳有時真是固執。」

艾黛爾賈特嘆著氣拭乾雙手，回頭面對目光灼灼的伴侶。

平時抱著縱容溺愛的態度，但在關鍵事情上堅持原則，毫不讓步。

她當然也知道貝雷絲的考量，只想聽貝雷絲親口說給她聽。

「……我喜歡這樣的妳。」

艾黛爾賈特笑著搭上她領口，慢條斯理地去解領帶，假裝看不清楚，湊近頸邊仔細觀察。

「我也喜歡妳，艾爾。」

毫不意外地聽到貝雷絲輕聲告白。

卻沒料到，貝雷絲並不等她解開領帶，倏地扣住她雙手傾身向前，將她押上浴室牆壁。

「艾黛爾賈特……」

貝雷絲柔聲呢喃她的名字，以熾熱目光在她臉上舔過一輪後，低頭在頰旁落下一吻。

「我愛妳。」

飽含情意的柔媚女聲飄入耳裡，艾黛爾賈特剎那間被電得全身發麻。

她紅著臉看向貝雷絲，心臟擅自狂跳起來，腦子裡只剩下一個念頭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艾黛爾賈特摟住貝雷絲的腰，輕輕蹭起她的胸口。「我想做。」

「嗯。」使計成功的貝雷絲回抱著她，突然想起什麼，正經地說：「還沒洗澡。」

「一起洗吧——我不要再等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迫不及待地將手伸到她領口，兩三下抽出領帶往旁邊一扔。

接著，從上而下俐落地解開鈕釦，隔著襯衫來回撫摸她身體兩側，再湊上去嗅聞她胸前好

聞的味道，在豐滿雙峰之間伸出舌頭，悄悄舔了一口。

貝雷絲顫抖了一下，呼吸隨之加重。

艾黛爾賈特抬眸看她，她臉上沒了一貫的冷靜沉穩，眼神還有些迷離。

兩人視線一交會，她馬上低頭吻住偷笑的艾黛爾賈特，邊吻邊為兩人脫去衣物。

「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坐在注水的浴缸旁跟她接吻，當貝雷絲吻完要往下舔時，連忙捧住她的臉頰。

「等等，先讓我洗完……」

「我喜歡妳的味道。」

貝雷絲順勢握住她的手，親吻她手心，舔上她的食指。

「洗掉太可惜了。」

說完，含住了她的指尖。

「……」

感受著她舌間的熱度，下腹被喚起記憶，泌出響應的微潮。

艾黛爾賈特清楚感覺到身體變化，臉上紅到不能再紅。

貝雷絲淺笑著鬆口，拿來沐浴棉和香皂，搓出泡沫，仔細幫她抹遍全身，再拉來蓮蓬頭開水沖洗，動作緩和輕柔，宛若對待易碎的寶物。

洗淨體膚，貝雷絲繼續清潔其他地方，手指觸及她腿間的一片濕滑，訝然抬起眼眸。艾黛爾賈特仰著羞紅的脖子，專心凝視天花板上聚積的水滴。

「呵呵……」

貝雷絲輕笑兩聲，什麼也沒說，被她的笑聲撥弄心弦，艾黛爾賈特呼吸停頓了一下。幫艾黛爾賈特洗完身體，貝雷絲探了探浴缸中的熱水。

「水溫正好，妳先進去泡吧。」

她溫柔地拂過艾黛爾賈特白皙細膩的背部，轉身拿起香皂。

艾黛爾賈特沒有照做，一言不發地盯著她背上橫斷脊索的猙獰傷疤，慢吞吞開口。

「我也來……幫妳洗吧。」

「？」

艾黛爾賈特的聲音異常低啞，貝雷絲還來不及回頭，便被她從後面緊緊抱住。

不知何來的突發奇想，艾黛爾賈特用自己的乳峰蹭起她後背，邊蹭邊愛撫她的身體。

以往艾黛爾賈特喜歡伏在她背上舔舐和親吻，那觸感已經夠強烈了，沒想到這麼磨擦更加舒服，貝雷絲整個人都愣住了。

「給我。」

艾黛爾賈特拿走她手上的香皂，從容不迫地搓出泡沫抹到她背後，再度覆身而上。

「艾、艾爾……」

貝雷絲被她蹭得腿都軟了，身子慢慢前傾。

「可不可以先停……停下來？」

「為什麼？給我理由。」

艾黛爾賈特好整以暇地繼續。

「因為妳這樣……我會……」

「會怎麼樣？」

甜美嬌柔的女聲附上貝雷絲耳後，壞心地輕笑。

「會被我蹭到高潮嗎？我們來實驗看看吧。」

艾黛爾賈特說到做到，專心伏在貝雷絲背上動作。

她從沒想過，有朝一日會做出這種不符合身份的舉動。

但歷史文獻記載，古代貴族鎮日沉溺情愛、精通閨房之樂，她現在天天都想與貝雷絲上床，肯定是出現了返祖現象。

只要能取悅貝雷絲，無論要做什么、說什麼，她都萬分樂意。

細緻泡沫在她磨擦下漸漸消失，重新露出傷疤縱橫的軍人背部——貝雷絲沒有消除初次出戰留下的痕跡。

艾黛爾賈特猜得到原因，用水杓舀起溫水澆上，手心貼著她的背，順水流溫柔撫下。

「貝雷絲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從背後擁住她，憐惜又自傲地親吻起最愛之人的頸後和背脊。

反覆親了好幾下，再度貼身而上，熱情地磨擦起來。

「——告訴我，妳舒服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

貝雷絲回應的單音輕柔上揚，揉進了深沉的慾望。

艾黛爾賈特聽得小腹一緊，將做到一半的「實驗」拋到腦後，手掌滑進她腿間，安撫起同樣渴望與自己結合的高熱。

「……好……舒服……」

隱匿於皂香中的柔和體香，在情動之際越發濃郁。

「艾爾……艾爾……」

天性冷靜的貝雷絲不懂呻吟，只知道叫喚身後緊緊黏著她的伴侶。

「艾……唔、啊……艾爾……」

水聲之間，她唇邊流出的喘息性感撩人，讓艾黛爾賈特著魔地聽上了癮。

「妳的這個聲音，只有我能聽到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輕笑著加快撫摩貝雷絲淌出蜜液的秘縫，順著脊線舔舐起她的後背。

「因為妳只會對我產生性慾——對吧？」

艾黛爾賈特張口含住貝雷絲頸後，狠狠地一吸。

伴隨驚人快感，蝕骨般深刻的愛意傳遍貝雷絲全身。

「對吧!？」

艾黛爾賈特急切地追問著，用力舔咬起貝雷絲的脖頸。

「……」

貝雷絲被她又摸又咬，弄得一臉恍惚，舒服到說不出半句話。

這時，一顆水滴從天花板無聲落下，不偏不倚地砸到貝雷絲臉上，將她瞬間冰醒。

她回過神，長長出了一口氣，猛地回頭將艾黛爾賈特按到牆邊，強行吻上反覆挑逗自己的雙唇。

「……對。」

貝雷絲勉強鬆開她的唇時，只來得及吐出這個字，便被她反過來用力吻住。

兩人強烈地渴求對方，默契相通地拋開了平日的溫柔和優雅，不甘示弱地互相親吻愛撫、留下自己的印記。

同時，不斷進攻對方最脆弱柔軟的腹地，拚命擊潰最愛之人，好讓她哪也不能去，只能待在自己懷裡。

這一刻，兩人作為人類，作為動物，作為生命，最基本的維生素裡嵌入了彼此的氣息，若不攝取就會馬上消亡。

浴室裡白煙裊繞，水氣蒸騰，愛火燎燒，潮聲連綿不斷，喘息此起彼落。

直到雙方以體力分出勝負，浴缸裡的熱水已經完全冷卻下來。

「我第一次洗這麼久的澡。」

晚上，艾黛爾賈特懶洋洋坐在廚房吧台旁，順手摸了摸貝雷絲幫忙吹乾梳順的長髮。

「居然用了一整個下午……早知道，我就順便護髮了。」

「呵呵。」

貝雷絲被她逗笑，端起一碗剛做好的通心麵沙拉擺上吧台，在她左邊坐下。

「下次我先提醒妳。」

「哼，還有下次啊？」

貝雷絲微笑不語，舀起一匙沙拉，送到艾黛爾賈特嘴邊。

艾黛爾賈特乖乖張口吃下，邊咀嚼邊不服氣地看著貝雷絲。

嘴裡有食物時不會說話，這也是從小養成的習慣。

貝雷絲自己也吃了一口，等她吞下，再餵她吃一口。

等兩人分食完整碗通心麵沙拉，貝雷絲溫柔地問：「好吃嗎？」

「好吃。」

「那我下次再做。」

「好。」

艾黛爾賈特回答完，貝雷絲意味深長地看了她一眼。

「……等等，妳剛才說要做的，是沙拉對吧？」

「要做別的也可以。」

「!？」

艾黛爾賈特臉上一紅，見她端起空碗和餐具，先一步跑到流理台前。



「……有下次的話，我才不會輸給妳。」

被伴侶搶走洗碗工作，貝雷絲盯著她的背影，緩緩揚起唇角，伸手從後面摟住她。

「嗯，我很期待。」

話音落下，貝雷絲閉眼親吻艾黛爾賈特的肩膀，用動作無聲地向她訴說著「愛妳」。